



大雪无言

DA XUE WU YAN

王剑冰◎著

近些年作者走访、阅读、经历的感想，展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一定的精神向度。



敦煌文艺出版社



大雪无言

DA XUE WU YAN

王剑冰◎著

近些年作者走访、阅读、经历的思想，展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一定的精神向度。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雪无言 / 王剑冰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61-7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436号

大雪无言

王剑冰 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王森林

封面设计：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 000

ISBN 978-7-5468-0661-7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给予了我许多帮助，甚至在最初阶段对我是鼓励的。但后来，我开始对文学创作产生怀疑，觉得自己的作品没有多少价值，于是便开始逃避。但鲁院的老师和学员们一直鼓励我，让我相信自己，坚持写作。鲁院的环境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自己的创作。鲁院的老师和学员们都是很优秀的作家，他们的经验和技术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放 鹤

驿路梅花	002
女间	005
放鹤徐州	009
那拉提草原上的丹花	012
大雪无言	017
退出历史视线的那个商人	022
香山上的香山居士	027
俊彦潘安	032
飘峰山上的红霞	038
鄂尔多斯	044
圃田的列子	050
大河壶口	056
溱洧河边	060
八月桂花	064
大唐文学的一盏夕阳	070

第二辑 版 画

东京梦华之赏	076
井冈读山	081
洹水南，殷墟上	085

又望乾陵	090
普者黑的灵魂	095
血脉大运河	101
北京鸟巢畅想曲	110
曲靖通幽	118
版画马关	124
浪哨·梳花	132
荆紫关	139
吉安读水	144

第三辑 收 藏

周庄的收藏	148
哪达达也不如咱那个山沟沟好	155
那一池按季开花的荷	161
圆明园之思	165
德天飞瀑	171
遥远的雷声	174
哀牢山中花腰傣	181
张翰回家	184
实诚的石城人	187
彝山的快乐	190
天河	193
编 后	195

第一辑：放 鹤

驿路梅花
女间
放鹤徐州

南北朝·《南史·祖冲之传》云：祖冲之性好学，家世居建康。尝著《述异记》，言会稽郡有一老姥，其家积善，每见一白鹤来巢其舍，数年后乃去。姥因立石碑于宅前，刻以纪念。冲之每过此碑，必驻马怅望良久。冲之好学，亦知天文，尤长算学，宋孝武帝永光二年，竟陵王子良问：“当今有人能继往圣、开科学者，谁也？”冲之答曰：“斯人未足论也，但可以祖冲之为第一。”竟陵子良笑曰：“冲之实有先君之风。”冲之生平好学，深得数学真谛，为后人所称道。他研究圆周率，得出“圆周率为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的结论，对数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州市有三处与“放鹤”有关的纪念地：一是位于泉山城东的“放鹤亭”，是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和苏轼同游放鹤湖时，米芾题写的亭名；二是位于泉山城北的“放鹤台”，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寓居徐州时，曾在此处放飞白鹤，因而得名；三是位于鼓楼区的“放鹤楼”，是清末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唐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在徐州放鹤楼停歇。徐州市“放鹤”典故，源于此。

驿路梅花

花瓣纷纷扬扬地飘下来，像一层层的云，驿路在云中伸展。地上片片白了，说不清是雪还是梅。馨香随着山风灌得满怀，深吸一口，就吸进了梅岭诗意盎然的早晨。

梅的降落，像是一个隆重的仪式。梅的落是有声音的，每一个声音或都不同。路石有的凹了进去，凹进去的地方积的梅也多，梅下面是雪，雪化了，就把梅粘住，像一个大梅花。

路前面出现了一个弯，而后又一个弯，拐过去就看到了融在风景中的风景。

能让一个个朝代为之倾目的地方，一定有它的不寻常处，秦始皇派十万大军进入岭南，汉武帝出兵征讨南越，都是翻越梅岭山隘。隋唐以前，中国运销国外的商品，是经长安往西的“丝绸之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从中原沿大运河南下，经扬州、溯长江而入鄱阳湖，再逆赣江、章水，逾梅岭进入韶关，再顺浈水、北江到达广州入海，成为对外贸易的又一条通道。不管是出去还是进入，梅岭都是当时的必由之路，只是自秦汉开拓的山路险峻之极，需要拓展得更顺畅。这项不大好干的工作一直拖到了唐代开元四年，唐玄宗安排给了老家在韶关的张九龄，艰难可想而知，写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宰相诗人，硬是率民工在梅岭写下了一首仄仄平平的经典。

四十公里长的驿路使得很多空间和时间变得简洁。踅过梅岭的风，会感到顺畅多了，雨雪也发现了这样的奇迹，它们不再洒落得漫无章法，而将一条路铺展得明净莹白。多少年间，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经

过驿路到达世界各地。杨贵妃爱吃的岭南荔枝，也是经过这条路快马送至长安，不知玄宗安排修路时，是否也安了私心。

梅岭，是在梅中开了路，还是因路种了梅？不好找到确切的答案，路与梅就此相伴千年。坚硬与柔润，古朴与馨香和谐地融为一体，一些梅老去，新的梅长出来，石头将梅的根压住了，会抬一抬身子，让那些根舒展，抬起身子的石头有一天走失，新的石头还会补上去。

梅随着明净的雨或晶莹的雪一同洒落，说不准哪位诗人走来，会随着诗句曼扬。路渐渐上升到了一种文化与审美的层次。梅开与未开，在梅岭都会生发缤纷的联想。一步步踏着光滑的石道前行，身上早已经汗涔涔的了，有人及早地到亭上歇息，驿路上无数大大小小的亭，当年苏轼是在哪个亭子歇脚呢？陈毅遇险时躲在哪一片林子，而有了《梅岭三章》的绝唱？

我转换两次飞机到达赣州，又走了很长的陆路才到大余（大庾）驿路，古人在途中得要耗费多少时光？梅岭是中原最后一座山，多少人走到这里，都会有辞国望乡的感怀，尤其那些贬谪之士。唐初宋之问贬南粤时，来到华夷分界的梅岭之巅，哀惋不已：“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苏轼、苏辙、寇准、秦观、杨万里、汤显祖，这些人过梅岭时无不神离泪飞。究竟有多少贬官走过这驿路，数不清了，他们成为梅岭一道特殊的风景。其实，过去了，也就安心了，正是一批批的人过往梅岭，促进了南粤文明的发展。苏轼不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欣叹吗？他在建中靖国元年北归时，梅岭迎接他的，仍是雪样的梅花。还有汤显祖，贬谪的时候，在南安听到太守女借树还魂的故事，方写成一曲千古名剧，大余还修了牡丹园念着他。所以还是放放那些沉重的心事吧，“飘零到此成何事，结得梅花一笑缘”。梅孤清高洁，凌寒不惧，报天下春而后隐去，与人的品性如此相融，一切的疲惫、忧烦、离愁都暂时隐退，目光里盈满春的笑意。于是更多地有了王安石、黄庭坚、朱熹、解缙、王阳明的足迹。

晚间照样有行人，很多的事情都在路上急着，所以有词叫“赶路”。好在这驿路有梅相伴，“大庾岭边无腊雪，唯有梅花与明月。”是梅尧臣夜行的感觉。“霜月正高花下饮，酒阑长啸过梅关。”陈元晋对月饮花后，酒壶一甩，吼着嗓子走向了梅关。

来往行人多了，驿站邮舍已经满足不了需要，大小客栈饭馆茶亭遍及了梅岭四周，大庾和南雄两地也客舍云集，可想当时梅关驿道的兴盛情景。

终于上到了最高处，南扼交广、西拒湖湘的梅关以“一关隔断南北天”的气势，壁立于梅岭分水界上，从这里向南，就是广东地界，一个慢下坡弯向了同样盛开的梅林。虽没见什么人走上来，眼前却呈现出一片肩挑车运的繁忙景象。其间，荷兰访华使团从广州出发，沿水路北上觐见清朝皇帝。900名挑夫、150名护卫，熙熙攘攘走上梅岭，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问候，我得给他们让路了。那个时候朝贡或通商的除暹罗、真腊、古里、爪哇等东南亚30多个国家，还有欧洲的荷兰、意大利等，带来珍珠、玳瑁、象牙、犀角以及狮子、孔雀等奇珍异物。很长一个时期，这条路也是西方同中国往来的使节路。1816年，英国贡使回国，嘉庆皇帝亲谕：“于通州乘船，由运河走，经过山东、江苏、浙江而上，由安徽、江西过大庾岭（梅岭），至广东澳门放洋。”当朝皇帝对这条路线已经十分熟悉。

在驿路的起点，我看到了章水边的码头，老得不成样子了，几棵树歪斜地伸进了水中，树旁还有拉纤的岸路，系船的拴石。一艘艘大船在纤夫的拉扯下靠岸，成千上万的脚夫涌上去，一箱箱一袋袋的货物紧张地搬卸，驿路上就连续不断地沉沉走过北中国的特产，而后换回所需的物品。当年文天祥在广东被抓，过了伶仃洋，就从这里下船，再过惶恐滩，被解上北京。还有北伐军的步履，帝国主义的铁蹄，都在这里留下了记忆。很多的博物馆、纪念馆、史籍典章都联通着这条路，很多死去的和活着的人心里都装着这条路，这条路给一个民族带来的东西太多太多。驿路上，叠压着无数的血泪，无数的诗魂，无数的呼喊和叹息，它是一道抹不去的历史印记。如果没有这条路，中国上千年的丝绸史、茶叶史、陶瓷史、直至交通史、邮政史、军事史，都将无法完成。

香雪海的回望中，眼前跳过陆凯的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南征登上梅岭，正值岭梅怒放，想起好友范晔，就将折梅和诗交给了驿使。

你没来，我舍不得折下一枝梅花，就邮赠这篇文字吧。

女间

1

女间，那么陌生地出现在我所能掌握的词汇间，是指女子占用的居所，还是所用的时间？数次来东莞，竟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雨越发大起来，从屋檐下、墙壁上弄出暴烈的声响。风没地方去，带着雨乱撞。我急迫地走到这里，浑身淋了个透湿。难道这里仍是男性的禁区？

在桥头镇，我曾在另一地寻找女间，一个老人指着一块地说，就是这儿。它完全地塌成了一个平面，一盈绿色在上面缱绻。在它的旁边，整条古巷都颓废了，不再住人。

于是，镇里的人带我奔了这里。来时还晴着，快到地方了，天上立时变得黑暗，乌云闪裂，骤雨轰然而降。进了一个村子，路却越来越艰难，车过不去，雨又没有停歇的迹象，只得弃车而行。一脚下去，新买的鞋子立时遭受了灭顶之灾。踩着漂流的水泡，过了一片残垣又一个毁弃的祠堂，拐上一个斜坡，转进一条窄巷，一排老旧的青砖瓦房裸露在雷雨中。五六个逼仄的屋门紧闭，锈迹斑驳的锁，将我挡在了门外。

没有了女子的欢声笑语或低吟浅叹。也许屋门再也不会开启，永远沉睡在这雨中了。

2

为什么是未婚女孩聚集的地方？女间，不是女监，却也有着一定的不随便。十三四岁离家，直到出嫁，都会住在这狭窄的地方。

前面没有窗户，边墙开出的一扇窗也很小，所有的光都靠了门的开启，门关上了，就将一切关上了。晚间，一抹月光投射进来，照在谁的床上或脸上。睡不着的时候，心事就随了这月悠悠地晃。

屋前是一排干打垒的土坯房，无论是高兴还是忧伤的目光，都会被黄黄的泥土墙挡住。守着屋门看天，也只有一线天光。下雨天，瓦上垂下珠帘子，水顺着门前窄巷极快地流。门口挤着一个个温润的眉眼，成为不为人知的一景。

地上起了绿苔，滑滑的，瓦上的青草，摇摇地长。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等着幸福来敲门。

那些年里，凡女间所在，无不逸散着诱人的芳香，那是一个时期让人魂牵梦绕之地。走过那里的人会步履放缓，提眉侧目，怀一腔温暖。

门缝里看不清漆黑的屋内。高处一道电光，让我突然想到，我已经踏进了雷区。

3

女间，绝非为大户人家女子而设，正是这样，那些普通人家的女孩，才会聚在一起，传染着纯朴的情愫，结交着真挚的友谊。一个家庭的温饱问题尚待解决，居住条件成为次之一等的事情，而女孩子渐渐长大，狭小的空间，无论是大人还是女孩的私密，都成为一个问题。于是腼腆而羞涩的、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女孩，被家长送到了一处。女间这个词，便从民俗的岁月里艳艳而出。

这应该是一个比之家庭更为自由的场所，其实不然，它也有规范的管理，到这里要学习女红，学习礼教，学习做人。不允许随便接触男性，更不许男性接近。家长们把自家女孩放心地交到女间的原因，就是女间恪守的礼教与规矩。这使得女间盛装走过百年时光，直达上世纪七十年代。

青春的种子聚在一起，就会开出一片闹嚷嚷的花朵，即使这园地有些逼仄和晦暗。可能女孩子就盼着天黑呢，那样就可以逃出家庭的陋习、歧视甚至打骂，也有的或因家庭或因性格的原因，整日地留在了女间。一年中有那么多节日，清明、端午、七夕、中秋、新年、春节，女孩们最盼着过节，一过节就有好些事做，就会回家串门，穿新衣，吃节饭。一个个节日过去，人就长大了。

有一种情况会提前离开，那就是这个女孩受到了女间主和大多数女孩的嫌弃。据说凡是新进女间者，都会接受品行的认定。不是在哪个地方有“遗落”的钱物，就是谁会给你说了谁的不是，若你见了不昧又不嚼舌头，你就顺利地成为女间欢迎的人。其实大部分女孩都带有着乡村质朴的品质。几年后再从女间走出，就更有了一层信任。女间就像一所学校，出嫁犹如就业与实践。

4

我不知道男人们是怎样选中女间中的如意人，也许还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许在这样的雨中，男孩趁一群脸儿挤在门口唧唧喳喳，装作误识路径，眉眼中认准一个心仪。还有，荷塘在前面，并在近旁，女孩会走出来，手挽腰挎，浣洗或者汲水。男孩躲在哪里偷偷观察，或在女子回家途中“偶然”相遇。异性的引力会跨越千年束礼，《西厢记》、《牡丹亭》提供的参照还少吗？

一个女孩出嫁了，别的女孩跟着忙碌，衣饰穿戴，使用被盖。怀着各自的心思，羡慕、嫉妒、忧烦，全随了吹吹打打的声音和红红绿绿的色彩。这个女孩走时，也会哭得泪眼婆娑，几多友爱、几多不舍，将永远留存在记忆里。

女间的传闻中，两件事特别有意思，一个坏男孩跟随一个夜间晚到的女孩，并且耍了流氓，女孩们听到哭诉，在另一个晚上设计，用石子和棍棒狠狠将那个坏人教训了一顿。女间的一个女子出嫁了，却总受到丈夫的打骂，女孩们上门去打抱不平，那丈夫赔了许多好话才算罢休。这或许就是女间的力量。

回到车上，镇文广中心的小刘说，她的奶奶就是女间出来的，对自

己管教可严了。她在说着奶奶的时候，似乎还有某种炫耀的意思。一代一代普通人家的女孩从女间走向婚姻和家庭，成为少妇成为母亲和祖母，又把一个个女儿或孙女送去，使女间成为一种寄托和象征。

小刘一路上嘻嘻地说笑着，唱着当地的情歌，女间的生活早离她远去了。

5

雨越发大起来，瓦上起了白烟，缭绕着摇曳的草。

许多女间在岁月中或已远去，或正在远去。真怕眼前的这处房子，也会于哪场雨中轰然倒塌。

在宏大的中国历史以及落满尘埃的地方典籍中，女间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字符，或有或无。我却觉得，应该把它挽留下来，视为民俗遗迹中的潜在意义。

放鹤徐州

三月的徐州，春正发生。粉红的杏花一层一层，从云龙湖边一直燃到半山腰，仿佛在赶赴一场经年之约。远远看去，红妆素裹，霞绯满天。云龙山下试春衣，一色杏花三十里，不知此杏花是否还是苏轼时的杏花。阵风吹来，一些花落在湖里，本来被柳抚绿的水，又多了点点胭红。天上飘着云和鸟，有时鸟会陡然回转，离开那些无序的云。更大的鸟从水边的草中弹出，像白色的飞碟。想起苏轼在徐州写的《放鹤亭记》，感觉那许是鹤。湿湿的空气中，有一股泥土的味道。偶尔有笑声，这里那里地溅出，随即又停了，制造出更多的纯粹与宁静。

初到徐州的人会醉的。原来不知道有那么多的好，徐州的好是藏着的。这里是黄帝后裔彭祖故地，自古列九州的彭城，被称为“五省通衢”和“北国锁钥、南国门户”，是交通与军事要冲；这里山川秀美，虽地处平原，却有三河七湖七十二山峦；这里历史丰厚，遗迹众多，仅二十余座规模宏大的汉墓，就构成人文景观的华彩篇章；这里钟灵毓秀，不仅出有刘邦、项羽、张良、萧何、刘裕、朱温、李昇、李煜等数十位帝王将相，更有张道陵、刘向、刘禹锡、刘知几、陈师道、李可染等数百位精英。他们一个个如御风之鹤，翩然在博大浑厚的册页中。几天里，徐州的朋友领着我马不停蹄地看，看得我惊叹连连，感慨无限。

我去狮子山、龟山、北洞山，探楚王地陵，读汉画像石，观兵马军阵。我去彭祖园、射戟台、快哉亭，感古韵风流，慨英雄成败。我去云龙湖、大龙湖、九龙湖，望烟波浩渺，湖天相映。我寻燕子楼，看飞燕绕梁；观黄楼，赞诗林盛会；攀凤凰山，听淮海动歌；访可染居，仰大